

男大不中留

〔記 2007 年 8 月 4 日邵家健與陳佩芝婚宴〕

田榮先

男大不中留！

到底，邵家健真的大個仔了，終須出嫁。

可是，基社的鑽石王老五碩果僅存，買少見少！

於是，興奮之餘，大家還是蠻緊張的，更帶幾分惆悵，幾分疑惑。

雖然邵百有早早便宣告天下，將於今年八月在香港設宴，與老同學分享快樂，但大家將信將疑，總是不大接受這項事實；甚至在婚宴前一天，區春生還要打電話來問我：明天的晚宴是否真的？問得我疑信參半，及至來到紅磡海逸皇宮酒樓，見到邵百有與佩芝才舒一口氣！ *Whew*

會場佈置清麗典雅，殷實不華，幾張新人的親密照，電視播放着七月三十一日在台北舉行的婚禮錄影片，昵昵柔情，羨煞旁人！賓客雖不多，卻蕩漾着溫馨親切，佩芝一臉幸福在旁靜靜的站着，巧笑倩兮，美目顧盼着邵百有忙進忙出，熱情招呼來賓。

去年邵百有帶佩芝來香港「見家長」，除了一眾同學外，更特別請來梁崇榆老師與師母。說是幫眼，倒不如說是幫腔；大家都識 do，不斷為邵百有美言，說得佩芝大為感動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！看他們的婚禮影片，驚嘆邵百有翩然倜儻，才藝卓爾，既唱歌又跳舞，更以中英文致辭，分明是擺播臺 show quali，少半分才情膽識都唔掂！

鍾希潔格外欣賞禮堂裏掛着那幾張高及項背的巨照，不但仔細掂量，更不斷請教攝影大師陳志文：點解影得咁靚嘅？放到咁大張都咁清嘅？志 Man 話頭醒尾，馬上翻出相機，更拍心口保證，希潔的照片要怎樣放大都沒有問題。基社女同學花容月貌，養顏有方，自是大有條件拍寫真。像我這菁華殆盡，滄桑歷盡的，縱吃遍天下仙丹仍掩蓋不住歲月的斑駁痕跡，自然希望把照片縮得愈小愈好！

雖然都是老同學，入席時卻忽然客氣起來，互相推推讓讓。除了梁老師與師母理所當然坐上主家席外，大家都疼惜邵百有從此被困，於是就讓女同學陪他坐；可希潔深知邵百有已名主有花，所以寧願坐到男同學那一席，沾沾一桌基社美男芳澤！

除了新郎與「主婚人」梁老師西裝筆挺外，其他人都穿得輕鬆明快，smart casual之謂也；熾先和我卻依然泥古，依然迂腐，依然 dumb formal 的結領帶穿西裝，顯得格格不入。我一向都慢人幾拍，滿肚子不合時宜，與時代嚴重脫節。早陣子小女問為什麼香港人說「你咪當我係 Lulu」，馬上曉以大義：“從來只有「你咪當我係傻仔」，Lulu 之說，未之有也。” 為此兩人爭持不下；今晚聽志 Man 說，不但有 Lulu，更有 Robert，而且已流行了好多年！所以，大家記着，要扮 in，不要說“你咪當我係傻仔”，應該說：“你咪當我係 Lulu！” 或“你咪當我係 Robert！”



說起熾先，自小四便認識我們兩兄弟的林偉江，至今還是以為熾先是弟弟，我是哥哥。怪不了他；其實，許多同學都有這不大美麗的誤會，我們都已不以為意。有一次余成勤跟我說起熾先：你細佬……，話沒有說完，我一貫的即時澄清：田熾先係我哥哥嚟架！成勤楞了一楞，吃驚的說：吓？乜原來你細佬大過你架？

希潔和李振強最近去了雲南高地旅遊，大家最關心的是他們有沒有患高山症。

“聽講高山症有可能係落山後幾天才發作，成個人咩咩鬥鬥咁！”

“係咪真架？”

“超！你睇主席〔振強〕咪知囉！” 阿江最後總結。

據志 Man 說，平日運動愈多的健將，愈是容易患高山症，像我這些從來不做運動的老弱殘兵，反而無緣消受；我望望旁邊的區春生，沾沾然暗自歡喜，總算可以爭番啖氣，出人頭地了！

近年母校大興土木，多棟大樓平地拔起，巍峨臨風。談到校舍今昔，大家都不勝歎歎。香港人近日愛說「集體記憶」、「保育」，我總是搞不懂這些詞彙。像我這屬於老一輩的遺民，最愛懷舊；牽掛着的，是歷史和文化的承傳；於是每聽到人家以呎價來衡量歷史價值，不期然便皺眉，感到惋惜。即使如此，我也說不清何者值得保存，何者應該爲了發展而拆卸。像母校以前的 A 座與 B 座，樸拙古雅，森森然幻映着母校的百年光榮歲月，萬古不墜；更牽情的是掩映着小操場的茂密影樹，枝葉婆娑，盛夏綻放着纍纍紅英，意趣盎然！現在換來了幾幢設備先進卻冷冰冰的大樓，怎麼說都帶點難以爲懷的神傷，思之黯然！

不怕生壞命，最怕改錯名！家健自小學六年級厚蒙何淑端老師〔何老虎〕偏愛，冠以邵百有令名，尋尋覓覓兜兜轉轉幾十冬，知心難求。今見他與佩芝情脈脈，意孜孜，旁若無人，除了衷心祝福這對新人鴻案齊眉，白頭偕老外，家健大概也該正名邵百有吧？



出席同學：梁崇榆老師與師母、區春生、陳志文、陳佩明、鍾希潔、馮國華、江若蘋〔與夫婿張金城〕、林偉江、田熾先、田榮先、鄭徽、王瑞華